



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鋒陷陣大破之太祖遣而屯合肥給
遼毋車輿軍馬遂詣屯所勅遼等所在合道從所迎觀
者榮之江東小兒啼恐之曰遼來遼來元不止矣

又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六寸體勇力絕人太祖初見曰
此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太祖征韓遂馬超等卑馬會詔褚
從行馬超負其力欲前突素聞褚勇乃問太祖曰公有虎
侯安在太祖指褚瞋目眦之超不敢動數日會戰大破超
等軍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

又曰典鬻形貌魁梧膂力過人好持大雙戣與長刀軍中
為之語曰帳下止士有典君子提雙戣八十斤

太平御覽第四百三十四卷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五

人事部七十六

勇三

吳志曰孫堅年七十與父共載舡至錢塘會海賊胡三等
從匏里上掠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舡不敢
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
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以羅渡賊狀賊望見以為
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
是顯聞

又曰曹公出濡須甘寧為前部督受勅斫敵前營權特賜
米酒衆肴寧乃賜手下百兵食食畢寧先以銀椀酌酒自

飲兩碗乃酌與都督伏不肯特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其寧耳寧向不惜死卿何得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次通酌各兵一銀椀至二更時啣枚出破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又曰董襲字元岱餘姚人權討黃祖祖橫兩艨艟守江口以楫櫓大繼縛石為碇上有千人以弩射重不得進襲將敗死百餘人被兩鎧乘舸舩突入艨艟襲乃以刃斷其繼艨艟於是橫流制不能已大兵遂進祖乃開門走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繼之功也

又曰甘寧字興霸性奢靡嘗以繒錦維舟去去或割棄勸權襲黃祖擒之隨魯肅至益陽拒關羽羽擇銳士五千人從上流淺瀨夜渡寧曰請以五百人往對之羽聞吾咳嗽聲必不敢涉步即成擒矣

又曰陸統字公績從征合肥為右部都督時權徵軍還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拔權出敵已毀橋權策馬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道絕被用替行權既卻舩見之驚喜統痛親近无返者悲不自勝引杖之謂曰公潰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无人

蜀志曰關羽字雲長河東人也先主命益州留羽督荊州軍事嘗為流矢所中貫左臂羽合鑿骨醫之羽與諸將飲食血流盈器一曰笑自若及破曹仁於樊城威振華夏曹公

議都遼以避其銳司馬宜王將齊以為開羽得志孫權必大怒權後果用呂蒙計平荊州虜羽斬之

又曰張飛字翼德涿人先主皆曹公依劉表於雷陽聞曹公卒至弃妻子而奔乃以飛將二十騎拒之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槊曰張翼德在此尔曹敢來决死否衆无敢近者先主入益州飛與諸葛亮分定郡縣飛雄猛名亞開羽羽善待卒伍而驕士大夫飛敬愛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及先主伐吳臨發益州於是飛帳下張遼殺之持其首順流奔于孫權

虞因急往坂得一箭猛獸跳石虞亦跳高於猛獸猛獸伏復投一箭以歸嘗從桓冲入關冲爲符健所圍垂没石虞躍馬赴之投冲千數萬衆中面還莫敢抗者三軍嘆息威震敵人

又曰吾彥字士則吳郡人出自寒微有文武才幹身長八尺手格猛獸膂力絕群陸抗奇其勇畧將拔用之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狂人拔刀跳躍而走彥不動舉几禦之衆伏其勇乃擢用焉

又曰唐闞字仲初潁川鄆陵人也祖輝安比長史父東以勇力問武帝時有西域徒胡趨捷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帝慕勇士爲對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

又曰王珍權畧凡有所掠必預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臂力過人青土號為飛豹

又曰周處為人勇暴不可當之嘗登義興水中有蛟龍山上有一白額虎鄉里有周處時人謂之三橫有里人詭處請殺虎虎死人水擊蛟龍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人記已死矣皆相度慶賀處殺蛟龍迴聞鄉里相賀始知身之患人也於是反身脩己至洛陽惠帝拜為將軍累遷為建威將軍後征西沒于陣贈西平將軍

又曰郭默殺江州太守自稱刺史為人勇健常身披重甲操三丈矛時人莫不憚之後陶侃及庾亮率軍滅之

又曰蔡裔仕偏趙為振武將軍少有勇力呼聲如雷嘗有盜入室裔撫机一呼賊衆皆殞時人憚之人

又曰李特巴西人少仕州郡雄勇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嘗至劔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耶後聚流人衆至數萬遂攻城自稱大將軍為益州刺史後稱蜀為羅尚所殺了孫大世至勢為大司馬桓温所威其囚十六年

又曰劉元勰匈奴中人祖扶羅助漢討黃巾遂以衆留定難屬董作亂屯于河內元海即扶羅之子孫也髭鬚英惠及長好學尤好左氏傳孫吳兵法畧皆誦之兼愛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趨捷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八尺四寸頰長三尺太始中武帝召與語大悅之及惠帝失馭寇盜

鋒起成都王穎表元海為將軍後王俊伐穎元海說穎曰
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所能禦請為殿下還說
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否鮮卑烏丸勁速
如風雲何易可當吾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
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如何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
殊勲於下室威恩允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為殿下沒命捐
軀者何難發之有乎王浚堅子東瀛踈屬豈於殿下爭衡
乎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何復得至縱達洛陽威
權不復在殿下也檄紙及書誰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
五部願殿下勉撫土衆鎮以靖之當為殿下以二部下推
東瀛二部累王浚二堅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悅拜元海

為北單于元海至左回四城二旬之間衆已五萬元海謂
宣等曰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
唯德所授耳遂僭稱法天王子孫四世至曜為石勒所滅合
二十五手

又曰石季龍趙王石勒從子也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便弓
馬勇宜常時至降於城墮壘不復料別善惡坑塹士女無
有遺類指受攻討所向無前故勳委以重任之任所在立
功後廢弘而僭位時高深謀慮時宗公心季龍患之擢殿
中御史季宸為御史中丞時謂任之止此三無震懼州部
肅清季龍曰朕嘗謂其臣無異向步通徂一於銀邊路信
矣哉季宸是也賞賜甚厚後以疾卒

又曰石閔趙王季龍太子也善謀策勇於戰人統衆石鑿遂僭國號大魏戎卒三千萬在樓館鼓勇三千餘里鎡石氏之盛無以過之其容姿姿容姿姿姿姿姿姿姿姿姿姿姿姿皆戰敗恪七乃以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無剛者千方陣而前問所至亦馬日行千里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左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人而燕騎六至圍之數匝閔躍馬潰圍馬死為中所擒解之左右七里草木悉枯

又曰符生捷之子也幼而無懶及長力舉千斤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杏馬轉刺騎射冠絕一時

何洪盛晉中興書曰周紡字士達尋陽人遷武昌太守時社弘作軋冠預章訪進討弘別帥社弘張彥等禦訪訪為流矢所中折齒口中流血壯氣益勇先登奮擊臨陣擒彥殺數百人

又曰劉遐字正長廣平人性果毅便弓馬遭天下亂遐自為臨主攻抄日至死時不戰遐每奮擊直入賊軍陷堅摧銳鄉人邵績深知之以女妻焉遂立壁河濟之間胡不敢逼時人號為閑羽張飛

至隱晉書曰段疋碑召第文奮還厭次石虎來先縱騎抄城左右奮登城臨見不勝其勇欲出擊胡碑疑有伏不聽出民出大為胡所殺涼州軍將壯士數十騎出擊胡所殺甚多胡騎退奮追擊碑步縱奮虎伏騎起碑奮力戰殺胡數十奮還赴碑碑已散也奮所乘馬乏頓虎呼曰大兄

父望共天同不違願今日見何故復戰請持杖語鴛上罵
曰汝為寇虜父應死吾兄不能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
寧死不忍為汝擒遂下馬與胡戰稍折執力戰不降虎軍
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捉鴛自辰至申力極斫殺人而后
見得也

又曰石勒攻夏口朱伺銜鉄面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
殺之並以磊石弓箭雨下所向摧破賊皆拋船上岸於水
邊作陳伺身被數十箭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兵便崩退
投水死者百數夏口之全伺之勲也

宋書曰蒯恩字道恩蘭陵人高祖出征恩縣差為征民允
甲士便伐焉恩常負大束兼倍餘高祖聞之即給器械

伏恩大喜因征妖賊常為先登多斬首級既習戰陳胆力
过人

又曰宋越朱陽人為郡吏太守夏侯擢為隊主郡有為
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无以市馬常刀楯步
出單身挺戟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
買馬

又曰宋愨為江夏王國上將軍十五年不徙官元加二十
二年伐林邑愨自奮願行義恭奉愨有胆勇乃降除振將
軍

又曰薛安都與副將譚金追魯爽于小峴爽自舁腹心壯
騎斷后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

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双斬爽首爽累世驍猛生習戰陣咸云万人敵安都卑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閔羽之斬顏良不过也

徐爰宋書曰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良家子少便弓馬慕尚將師數隨父伐蛮屢以勇稱

孫巖宋書曰托迹秦字佛狸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鬪忍虐好殺夷族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冑

又曰宗慤字元幹南陽沮人也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并刃相拒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无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而慤任氣好勇故不為鄉曲所知

齊書曰桓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北歸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啓士謂朝臣曰崇祖許為我制虜果如其言相自擬韓曰今真其人也

又曰張敬兒年少便馬有膽氣好射虎發无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

又曰魚復侯子響勇力絕人間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无虧傷

又曰周山圖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由國領三千人迎軍至武原為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服其勇呼為武原將

又曰焦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鎮差波領婦主送之索虜寇青山師伯遣度領軍力虜戰于沙溝杜笑度身破陣大捷師伯援為已捕國府參軍虜遣清水公寇清口度又領陣救拔刺虜騎將豹皮公墮馬獲其裝鎧袖手殺十天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克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伯曰真健物也

又曰周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結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弃節馳馬奮弰直奔虜陳自稱曰周公來虜素畏盤龍驍名即時彼靡時奉叔已太殺虜得往在外盤龍不知 衝東擊西奔南走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坐大小出復曜馬入陣

父子兩騎營撓數萬人虜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細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

又曰崔惠景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弰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舟左只乘軍容袁文曠爭及敬則首許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枉奪若天此勲要當刺殺左只盛帝以其勇使謂吳盛曰何容令恭祖舟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

又曰桓康簡陵人果勇驍悍宋太初中陔武帝起義為郡所繫取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自負至山中舟門客肅欣祖三十余人相結破獄出武帝郡兵追急康死戰破之隋武帝起兵摧堅陷陣所

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狀於寺中病瘡者寫其形帖其床壁无不立愈位至蘭陵太守

梁神書曰王神念少善射驍勇既老不衰常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群伍

又曰侯景懷朔人也少而不羈高欢以爲將雄勇冠時征伐數有大功景謂高欢曰若假臣三萬人當橫行天下要須縛取肖衍老翁遣作太平寺主及欢敗於沙苑景謂欢曰宇文太怛於戰勝今必致殆請以勁騎數千至關中取之欢以告其妃婁氏婁氏曰彼若得恭景亦不歸高欢乃止后死景乃以河南十三州降于梁高澄使慕容紹宗

圍景於長社景乃走紹宗追之至渦陽景遣使謂紹宗曰欲送客耶將定雌雄耶紹宗曰決戰景乃令將士皆披甲持短刃但低視研人腦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尔相持連月景食盡其將景顯等降紹宗衆遂潰景乃與腹心數十騎南走後稍収散卒得馬步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遣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遂攻壽春下之據其城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六

人事部七十七

勇四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將作大匠屯騎校尉朝那侯
青武邑人也機巧有筭畧驍勇善騎射所在先登陷陳慕
容雋擬之張飛

又曰成公都晉與元吳人都騎猛有勇力陽勇之戰年
十八橫矛大呼賊不敢當獨步當時擬之方叔論者咸曰
當求之於右造次無具此也

後魏書曰來大于驍勇善騎財遷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
于常著御鎧盤馬殿庭莫不歎異嘗從太宗獵見虎在高

嚴上大干持弑直前刺之應手而死太宗嘉其勇壯又爲
殿中給事

又曰乙瓌代人也其先世統部落世祖時瓌父正知慕國
威化遣瓌人貢世祖因晉之瓌便弓馬善騎射手格猛獸
膂力過人數從征伐甚見信侍尚上谷公主世祖之女也
又曰庾業爲將有謀畧治軍清整常以少擊多士衆服其
智勇名冠諸將

又曰楊播字延慶自云弘農華陰人也除左州軍尋假前
將軍隨車駕南討至鍾離師迴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
爲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
淮未訖嚴練南岸身自居後諸軍賊衆遂集於是圍播數

重播乃爲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拒再宿軍
人食盡賊圍更急高祖在北而望之旣無舟楫不得救援
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舩大呼曰令我欲渡能戰
者出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高祖甚壯之賜爵華陰子
又曰河間公齊列帝之玄孫也少雄傑魁岸世祖愛其勇
壯引侍左右從征赫連昌世祖馬軍賊衆逼帝齊以身殿
棹決死擊賊七乃退

又曰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世祖卽位加輔國將
軍任城王之圍鍾離也以思伯持節爲其軍司及失利思
伯爲後殿以思伯儒者請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勇
常謂虛談今於軍司是之矣

又曰于栗磾代人也少言武藝拜冠軍將軍道武畧于曰
登山見熊領數子道武頌請栗磾曰能縛之手栗磾曰能
道武曰若搏之不勝豈不虛譽乎栗磾曰自可能
致御前坐而制之栗磾擒之晉帝劉裕遺栗磾曰書黑稍
將軍磾常好持黑稍故有其號

又曰楊大眼武都氏王難之當孫也小勇趨捷走如飛
電宣武南征尚書李冲與選統校征官大眼往來征焉冲
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枝便出長繩三丈
擊之於髻而走繩且如矢馬馳不及冲大驚曰千載已來
未有此人也遂用爲軍王大眼頌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
謂蛟龍得水之秋也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

戰皆我冠六圍大眼妻潘氏善射詣軍省大眼至改戰遊
獵之際潘氏亦戎裝齊鏃並轡乃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
衆佐言笑自得大眼指謂諸人曰丹潘將軍也明帝加光
祿大夫淮囚之間童兒啼者恐之六楊大眼至無不立止
王秉之初國歸也謂大眼曰吾在南時聞君之名以爲眼
如車輪及見君乃不異常人大眼曰鼓旋相望曠昨奮發
足使軍目不能視何必如大車輪

又曰文成帝名濬太武孫昇于也即位後冬大雉曜兵帝
有勇力善騎射靈丘南有山高四白餘丈詔群官仰射山
峯無能踰者帝彎矢出山四十餘丈過山南二百步遂
詔刊石勒名紀功

北齊書曰高昂字敖曹膽力過人姿儀殊異其父次同爲
求嚴師加鞭撻昂不唯誦訓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
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曰此兒
不減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臧敖曹故以名字
北史曰達奚震少馳勇走及奔馬周文嘗渭北校獵時有
兎過周文前震與諸將競射之馬倒而墜震足不傾踵因
步射之矢中兎齶馬繞起遂迴身騰上周文喜曰非此父
不生此子
陳書曰蕭摩訶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眾軍
尤渾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登此胡則彼軍奪氣君
有開張之

之名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着絳衣披皮弱兩端骨
弭明徹遣人覘何如胡在陣仍自酌以飲摩訶上飲訖
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馬擲
銑覲立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
斬之

又曰周鐵虎事梁河東王嘗主僧辦捨欲烹之鐵虎曰侯
景尚木滅奈何殺壯士耶僧辦奇之後降高祖

又曰肅摩訶齊丘爲冠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
尾及北郊增安都謂摩訶曰卿號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
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矣

隋書曰宇文慶從武帝次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

良父中石廼墜絕而緩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父也

又曰楊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率長矛身先士卒噴鳴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攝論者方之項羽

又曰魚俱羅憑翊下邳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絕人聲稱雄壯言聞數百步

又曰權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土禹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

又曰長孫晟突厥之由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赤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為其一何壯哉

唐書曰丘行恭從討王世充會戰於邙亡之上太宗欲其虛實強羽及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准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擣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陣貞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壯立於昭陵闕前

又曰淮陽正道玄拜洛州總管及府廢授洛州刺史五年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復授山東道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玄師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督軍繼進方

寶與之不協及道玄深入而擁兵不進所親曰吾拳手
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爲將而軍之進止皆委吾今其輕銳
越濘文戰大軍道動必陷泥濘其如結陣以待之雖不利
於王而利於國道玄遂爲賊所禽全軍盡沒萬寶逃歸
道玄遇害年十九太宗追悼文之學從官侍臣曰道玄終
始從朕見朕深入賊陣所向必克意營企慕所以每陣先
登蓋學朕也惜其年少不遂遠圖因爲之流涕

又曰王君廓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
千餘人獲馬五十疋高祖大悅徵入朝賜以御馬令於殿
庭乘之而出因謂侍臣曰吾聞蘭相如此秦黃目皆出血
君廓往擊寶建德將出戰李勣過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
伏耳一時出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
賜錦袍金帶還鎮幽州

又曰劉世讓爲并州總管統兵屯於鴈門突厥處羅河汗
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甚急鴻臚卿鄭元璫先使在
蕃可汗合元璫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夫奈何爲夷狄作
說客耶徑月餘虜乃退及元璫還述世讓忠勇高祖下制
褒美之

又曰李嗣業賊將李歸仁初見銳帥數來挑戰我師擡矢
而逐之賊軍大至逼迫我騎突入我營我師譁亂嗣業謂
郭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決戰於陣萬死而異
其一上不然則我軍無子遺矣嗣業乃脫心徒搏執長刀

立於陣前大呼當嗣業刀者人馬俱碎殺十數人陣容方
駐前軍之士盡執長刀而出如墻而進嗣業先登奮命所
向摧靡

又曰張濬拜諫議大夫其年久宰相王鐸至骨臺燕克天
下行營都統方徵兵諸侯奏用濬爲都統判官時王敬武
初破弘霸郎軍大振累詔徵平盧兵敬武獨不赴援鐸遭
濬往說之敬武以援僞命復怙強不迎詔使濬至謁見責
之曰公爲天子守藩王臣贊詔宜諭而侮慢詔使旣未識
君臣禮分復何顏以御軍民哉敬武懼然謝咎旣宜詔軍
士按兵默然濬並召將左佐示於鞠場面諭之曰人生効忠
伏羲所翼粗分逆順懸知利害黃巢前日販鹽虜耳公等

捨累葉天子而臣販鹽白丁伺利害之可論耶今諸侯勤
王天下嚮歷公等獨據一州坐觀成敗賊平之後去就何
安若能此際排難解紛陳師鞠旅其誅寇盜迎奉鑾輿則
富貴功名指掌可取吾惜公輩拾安而卽危也謂將改容
引過謂敬武曰諫議之言是也即時出軍從濬入援京師
晏子春秋曰昔夏之衰也有推移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
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威專行威力
不顧乎議理是以桀紂以威殷夏以衰
又曰莊公奮乎勇力不顧於行尚勇力之上無忌與國貴
戚不薦善福邇不引過故晏子見公公曰右者亦有徒以
勇力立於世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理謂之勇

誅暴不避強謂之力故勇力之立也以行理義也今公自奮乎力勇不顧乎行暴尚勇力之士無忌於國身立威疆行沅淫暴貴戚不爲之福爾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而脩滅君之行用此存者與之皆謂有也

吳越春秋曰專諸與公子光謀有五子胥初去楚如吾時遇之於塗專諸方與人聞其怒有万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卽還子胥恠而問其壯何夫子怒之盛聞一女子之聲而卽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遇者耶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申万人之上子胥因相決之推穎深目處口鷹皆戾於從難知其勇士也

又曰伍子胥見吳王僚望其顏色甚可畏長一丈大十六圍眉間一尺僚與語三日辭無後者覽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人言語侃侃有勇壯之氣也

見吾君者子耶我耶侑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海曹齊君重鞞而坐從十三行之後趨進曰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其一鞞而去之者耶子我耶侑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侑逐我君與拔矛格而還之者耶我耶侑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放乎正穴外立節於外而不侵掠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而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

其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於是靈公避席曰柳乎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勇

又曰孔 所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回從焉孔子曰君子登高必 爾願言者何其丘將啓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揚三軍乳虎在後洗敵在前披屢快志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

又曰齊壯公曰獵有螳螂舉足將播其轉輸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螳螂者也其為虫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以此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軍避之勇士歸之

虞溥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萬臨江飲馬孫權帥衆七萬應之使車軍領二千人為前部督權密勅軍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進兒百餘人徑詣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壘入營斬得數十級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見權權曰聊以觀卿膽而即賜絹十疋刀百口權曰孟得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傍住月餘北軍乃退

孔演漢魏春秋曰齊景公為人長八尺餘大十圍容貌甚雄勇力絕人漢主 孟在汝南與少年相聚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相 公 公見而壯之曰此樊噲也 宿衛諸從褚俠客皆為虎士出入周 不 諸力如虎癡勇號曰

癡虎至今天下稱之嘗謂其死也

吳均齊春秋曰戴逵嘗會稽人臨湘候副太祖在淮

陰雅有人鑿見而賞之會稽太守至僧靜應募出騎單力

直前虜其奔退人斬三級時天盛寒乃脫衣口銜三頭以

刀神背捐浮而還臨湘候太賞之日殺三人亦可反命矣

進之於太祖石頭之役功冠諸將遂至貴顯

蕭方等三十國表秋曰符洛雄勇多力猛氣絕人坐制奔

牛射洞犁耳符堅除輝之故常為遺守

又曰劉陽少驍悍甚有勇力手曳牛尾却行百步

又曰越將麻秋人黑槩龍騰三子人馳擊謝艾軍艾左右

擾動李艾偉勸乘馬艾不從乃下踞胡牀而麾眾趙人以

為有伏懼而不進

韓詩外傳曰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

公孫伯道遭行人卜商子夏曰何馳之疾也對曰君晝寢

而起使我馳召勇士公孫伯道曰微指而勇若伯道者可

乎御曰可子夏曰君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

召公孫伯道俄而伯道入門皮帶解曰商不我取若頭子

夏與之曰咄內劍言伯道曰君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

子夏曰來吾嘗與子遊於此見趙子簡被于簡披髮伏

才而見我君從士一行之必死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

朝服君不朝服行人卜商持頭血濺君之衣矣使反朝

服而劉向列士傳曰秦召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

壁一雙謝秦秦王大怒執朱玄着三國中瞑目視虎終不
敢動

殷氏世傳曰亮字子恭少無名年十四舉孝廉到陽城遇
兩虎爭一羊馬不取過於是亮乃拔劍直至虎所斬羊腹
虎乃各得其半去時人為之譏曰石里之勇殷子華暴虎
見之含爪牙

劉昭幼童傳曰魏太祖幼而智勇年十歲嘗浴於譙水有
蛟來逼自水奮蛟乃潛退於是浴畢而還弗之言也後有
人見大蛇奔逐太祖笑之曰吾為蛟所擊而未懼斯畏蛇
而恐耶眾問乃知咸驚異焉

又曰秦舞陽者燕國人也年十二勇氣聞人犯必殺之莫
有敢近視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七

人事部七十六

勇五

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城北河水極深先有蛟年常為害
太守鄧遐氣果兼投劍入水蛟繞其足遐因揮劍截蛟
數段流血水自此無蛟患

于寶搜神記曰東越閩中壽虛領高數十里下北隰中有
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三常病都尉及長吏下夢巫覡欲
得啖童女常八月朝祭之蛇輒吞之已用九女將禦
李誕有小女名應募而行乃請好劍咋蛇大作數斛資
以置人口蛇出頭大如困目如二尺鏡先嚙

漢莫英雄記曰公孫瓚東屬國長史連接邊寇每有驚輒厲色慎怒如赴讎敵望塵奔繼之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犯之

越絕書曰越王謂臣於吳吳王許之子胥大怒自若夜光聲若哮虎曰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吳其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制之吳不聽遂許之

又曰闔閭惡王子慶忌問於伍子胥子胥曰臣有所厚於國其人細小也曰要離臣嘗見其辱壯士菑丘訴東海上人也爲齊王使於具過進津欲飲馬水神出取菑丘訴大怒褊祖操劍入水與戰殺兩蛟一龍連日乃出眇其左目

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座訴恃其與神戰之勇輕士大夫要離與之對座卽謂之曰吾聞勇士之勇也與曰戰者不移表與鬼戰者不旋踵與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合與子神戰於泉水之中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辱勇士所耻自驕於友人又旁何其忍負也於是菑丘訴卒於結恨勢怒未及有言座衆分解菑丘訴宿怒遣恨宜往攻要離要離妻曰曩者吾辱壯士菑丘訴於大衆之座彼勇上直不還我答之怨餘良忿志實必來矣慎毋閉門菑丘訴果往入門不閉登堂不閉入室不守放髮僵卧訴乃手拔劍而杜要離曰子有三當死之過子知之乎要離曰吾不知也菑丘訴曰子辱吾於大衆之衆

一死也歸不閉門二死也計不守衛三死也于有三死之過雖欲勿怒其得乎哉要離曰吾無二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媿子知之乎菑丘訴曰吾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衆子不報答是一不肖也入門不骸登堂無聲是二不肖也後拔劍手持頭乃敢有言是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之媿而欲威我豈不鄙哉於是菑丘訴仰天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有訾吾者若斯要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也

劉彥明敦煌實錄曰索苞有文武材舉存廉除郎中每征代剋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閔羽宋登於金城爲步羗三千人所圍窮守孤追垂當破沒苞以完騎五千奮劍突陣徑入與澄對坐槌頭拊掌大笑羗皆佩楯擢刀四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除彊弓按矢繞槌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陷楯通中立殺三十餘人創夷者百計羗即散走稱神

嚴尤三將論曰王翦爲秦將滅燕燕王喜奔逃東夷秦王曰齊楚何先李信曰楚地廣齊地狹楚人勇齊人怯請先從事於易

表准正論曰兵有三勇主愛其民者勇有威刑者勇賞信勇民者勇故仁愛加於下則有必死之民

劉向新序曰田恒將弑五公子上六人劫子川捷日子與我請分齊之公以二千不許公今此是已子川捷日子欲與

我也以我為智乎巨結亦非智也。以我為人乎見利而倍非仁也。以我為勇乎劫我以兵懼而予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子無袒矜子若此三者終不從夫子乃舍之又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易士之誠也。夫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雲霧動天至其死矣頭身斷絕夫不用仁而用武當時雖快身必無後是以孔子勤勤行仁

又曰齊還淳于髡到楚髡為人短少楚王其簿之謂曰齊無人耶而使子來子何長也髡對曰臣無所長腰中七尺之劍欲斬無壯王王曰止吾但戲子耳與髡共飲

又曰秦王以五里地却鄢陵君鄢陵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王王忿然變色怒曰亦向見天子之怒乎且曰臣未嘗見王曰夫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且曰大王亦嘗見布衣韋帶士之怒乎王曰布衣韋帶士之怒解冠徒跣以頭搶地耳何難知者且曰此乃庸夫庶人之怒耳非布衣韋帶士之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彗星襲曰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庶忘倉鷹擊於臺上聶政刺韓王曰虹貫日此三者皆布衣怒也與臣將四士無怒則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卽案其七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王色變王跪曰先生就坐寡人喻矣鄢陵獨以五十里在者徒用先生故乎

又曰林旣衣園衣而朝齊景公景公曰是君子之服耶少

人之服耶林既作色曰夫一室之富足以揣士行乎者昔荆
為長劔危冠令尹子西出焉濟桓短衣而遂之溝冠管仲
陷朋出焉越文身翦髮范蠡大夫種亦出焉西戎左衽而
組結由余亦出焉如君言衣八袞者當大號衣羊裘者當
手鳴今君衣狐裘而朝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自以為勇
捍乎曰登高臨危而目不响而足不凌者此工匠之勇捍
也入深泉取蛟龍拘龜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捍也入深山
刺虎豹抱熊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捍也夫不難斷頭裂復
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捍也今臣居廣廷作色而
辨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
斧鑕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為勇捍也

劉敬升異苑曰荊州上明江浦常有蛟浴汲者死不脫歲
升平史陳郡鄧遐字應遠素勇健賁而入水覓蛟得便與
拳即曳着岸欲斫殺毋語云蛟是神初寧忽殺之今可呪
今勿復為害遐冤而赦焉自茲迄今絕無此患川記曰擲
劔截蛟血流
舟水餘同

太公六韜曰大勇不勇

又曰以死取人謂之勇

又曰文王問太公曰守士柰何公曰危之而不恐者賊也

又曰武王問太公曰陳士之道柰何太公曰軍中有大勇

暴強老聚為一卒名曰陷陳之士有伎格強良多力能潰

破金鼓絕滅旌旗者聚為一名曰勇力之士

老子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莊子曰孔子遊於宋臣人圍數匝而弦歌不輟何也子曰由來吾語爾夫水行不避鯨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聖人知窮之有命知勇之有持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由所制矣無幾何持甲者進辭曰以爲陽虎故爲之今非請辭而退

又曰由先荅太子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寇之人怒而面赤宋臆昧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奴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又曰闔廬試其民于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又曰大勇不聞六兵不寇

又曰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與飲乎醪數行曰姑求由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求肉於是酒而已因抽力而相嚼至死止勇者此不若無勇

又曰齊莊公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曰縞之冠東布之衣素纓黑劍從叱之唾其面陽然而寤徒夢也明召其伎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卜六無而所挫辱今夜辱無將索之將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立乎衢三日不得進而殺之

又曰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

由不得已也

呂氏春秋曰荆有假飛者得寶劍于江于遂還反涉江至
于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飛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而活者
乎舡人曰未之常見也飛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
腐肉也朽骨也持劍赴江刺龍殺之而復上舡舟中之人
皆得活荆王聞之仕以執圭

抱朴子曰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谷者勇人也

韓子曰越勾踐欲民輕死出見怒龜乃爲之軼曰爲其有
氣故也明年民以頭獻十餘人由此觀之譽足殺人矣

孟子曰晉有馮婦者善搏虎野有衆逐虎虎負隅莫敢擢
馮婦趨而迎之攘臂而下車衆皆悅之

趙岐曰馮
姓婦名也

又曰梁惠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對曰王請無好
小勇撫見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敢一人者
也詩云王赫斯怒受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
之勇也武王一勇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勇而安天下
之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楊雄法言曰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
若荆軻君子盜諸或問孟軻之勇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
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也其庶乎

孫卿子曰有三勇上不脩亂世之君下不脩亂世之民無
貧窮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共樂不知之則塊然獨

立天下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意儉輕貨推賢有不肖者敢授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重貨以斯勝人爲意是下勇也召子曰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於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故也

又曰田成子問勇顏歎聚之荅也不敬田子之僕填劍曰更言丹生不更則死歎聚曰以死爲有智今吾生是也是吾所以懼汝而友以懼我

又曰聖人畜人而不言仁畜智而不主智畜勇而不主勇者齊公脅於魯君而獻地百里勾踐脅於會稽而身官之三年襄子脅於智伯而以顏爲塊其卒桓公臣魯君勾踐滅無襄子以智伯爲戮此謂勇而能怯者也

慎子曰有勇不以怒反與怯均也

胡非子曰大曹劇匹夫步徒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也之貴者也

又曰屈將子好勇見非刻而問曰聞先生非聞

可無說則死胡非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劍赴秦薄折虎豹縛熊上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操泉折蛟龍縛龜鼉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鶴立四望顏色不變陶匠之勇也若近視必殺立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劇間之觸齊君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以

血則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而退夫曹劌死夫一勇而却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足夫一勇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劔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

淮南子曰桀之力申鈞索鐵揉金推移大犧水殺黿鼉陸縛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月之鳴條禽之焦門由此觀之則勇不足以爲天下矣智不足以恃勇不足爲強

張華博物志曰賁育之勇

劉義慶徐州先賢讚曰徐盛字文響環耶莒大也遭亂客居吳以敦直勇氣問魏王出濡須孫雄每選出戰者盛常在前列魏嘗六出橫江盛獨與諸將俱赴討時乘勇遇風落

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上斫賊二三披走所傷殺甚衆風子得還權大壯之

應璩與子許俊書曰足下以方剛之盛年應不霸之勁勇將發虓虎之威致霜雪之誅擒吳梟蜀定功萬里而劉備不下山孫權不出水武力不奮猛氣畜勇其毒如何

蔡謨書曰祖士稚昔葵雍丘城內祖約在壽春時賊據雍丘約遣路末將數百人夜緣入雍丘城戰并開墓擔裘踰域出還壽春秋之勇如此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七

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願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其道本
指所以不知狀於士洩公具以報上上乃赦趙王王賢高
能曰立然諾使洩公赦之告曰張亡已出上多足下故赦
足下高曰所以不死者自張王不反耳今王已出吾責寒
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乃仰統吭而死
又曰丞相王嘉數上言不宜封董賢上怒詔嘉請廷尉詔
獄使者至府掾史涕泣和藥進嘉亡引藥在擲地謂官屬
曰丞相宰得備位三公奉知負國當伏刑都市以方寸衆
豈見女子耶何謂咀藥而死嘉遂棄吏小車去蓋不冠隨
使者詣廷尉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

又曰田延年有罪霍光使往就延獄平曰華縣官寬我耳

何面入牢獄使眾人指笑我卒徒嗟言嗟乎卽閉閣獨居
持刀東西步聞鼓聲及自刎死

范曄後漢書曰趙苞遷逾西太守明等遣使迎母及妻子
爲鮮卑鈔掠苞卒步騎與賊對陣賊出母示苞上悲號謂
母曰爲子無壯欲祿養眷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母遥謂苞
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凌母向漢使伏劍
以固其志尔其免之苞卽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過
害苞殞劍母卑白上歸葬帝遣策中尉葬訖自歐血而死
東觀漢記曰温序字次房爲隗囂別將苟字所却字謂序
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素有氣力大怒叱
序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前_十殺數人賊衆爭欲殺
又曰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闔不登危
懼辱親也

又曰管仲鑲簋朱絃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
其先人豚有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是故
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

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

論語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戒之在色及其壯也戒之在
閨及其老也戒之在得

又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又曰三思而後行再斯可矣

家語曰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形所憐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莫聞神將伺人熒熒不滅炎災柰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亾不絕將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垠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孔子顧謂弟子曰此言雖鄙而中事情又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歌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蓋謂

又曰夏侯淳字元讓沛國譙人夏侯嬰之後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淳救之由是以烈氣聞

又曰大將軍司馬文王斬諸侯誕傳首夷三族誕麾下數百人坐不降見斬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又曰賈逵初馬郝吏首絳色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人老與拔要不害逵絳人既亂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將吏為賊叩頭援將斫之絳吏聞將殺逵皆棄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

韋昭吳書曰穎熙使魏辭意不屈魏留之熙懼見迫乃引

刀自刺中亂房上聞嘉之賜鹽米復

蜀志曰義陽傅彤先主與吳戰退軍彤斷後距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罵曰吳苟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
晉書曰太守陳楚迫常忠爲功曹會山羗公郡楚携子走出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常忠願以身代君乞請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

又曰辛勉累遷侍中及洛陽陷隨帝至平陽劉總遣其黃門侍郎喬度賁藥酒逼之勉曰大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上也歡息而去

晉鑿齒晉書秋曰後主將從譙周榮比地王謀怒曰若數努力屈禍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交是日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然後自殺

沈約宋書曰薛安都及傅靈越奔逃爲沈慶之軍人所擒厲声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生送詣何勔上躬自慰詰其叛逆对曰九州唱義豈復在我勔人問四方阻逆死戰不撿王上背加曠湯即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靈越答薛公率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知勇委付子姪敗之由实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將叅豫人生歸於危死實死面生活動壯其意送还京師太宗

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

隋書曰張季珣大業末為鷹擊即將其府拋箕山為固弁
洛曰連樓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
口密怒遣兵攻之三年糧用尽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為
所陷季珣曰吾雖為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
拜賊也密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
十八

又曰許善心母范氏梁太子中舍人孝不之女也少寡養
孤博孝有高節高祖知之勅尚食每獻時新常遣分賜嘗
詔范入內侍皇后請讀封求樂郡君及善心遇禍患年九
十有二臨喪不哭抚柩曰能死國難我有鬼矣因卧不食
後十餘日亦終

唐書曰屈突通聞京師平家屬盡沒乃晉顯和鎮童閔率
兵東下將如洛陽通適進路而顯和降於劉文静遣副將
竇宗段志玄等率精騎與顯和迫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
自固竇宗縱通子壽今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為父子
今與汝為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眾曰京師陷矣汝
並命閔西人欲何為通曰天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
向再拜號曰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
察遂論說曰... 見晚耶通泣對曰通
不能... 高祖曰隋空忠
臣... 封蔣國公

元欽雍州醴泉人也為定安道行軍總管
率六以... 戰敗世... 所獲舉將至
... 起長安宜開門早降
... 於此矣宜益自固
... 以圖安金...

又曰新興王... 為殿中監兼雍州長史甚有
威名始封新興王尋... 會太平公主伏誅診晉之就誅寮
吏皆奔散唯司功李撫徒步不失在官之禮乃哭其屍姚
崇聞之曰樂布之儔也擢為尚書郎

又曰徐晦由進士第登直言科為櫟陽尉皆自楊憑所薦
及憑得罪貶官臨賀縣尉親交無敢祖送獨晦至藍田與

憑言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
曰今日送臨賀誠為厚矣無乃反為累乎晦自晦自布衣
沐揚公知之今日不一送他日相公為邪邪所讚為不可
送相公乎德輿大慙因稱之於人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
簡請為監察御史至之曰自夷簡曰晦不由... 何所取信
而見獎拔千萬人中哉答曰君送楊臨賀寧肯負國乎由
是名益振

呂氏春... 曰要離... 天子慶忌吳王大悅請分國要離
曰不可... 灰為不仁為不仁為... 殺新
主為... 而死

韓詩... 曰石奢公正而好直三使為理

於是君... 父也... 在君君... 罪而生不廉也君赦之上之惠臣不失法不之義遂不去
鐵鎖而死乎庭中

會稽典錄曰魏... 欲誅官官謀... 陳仲舉李元禮俱死得非乘龍上天乎於舟陽牛渚自殺
海內列名八俊

張鄆文士傳曰陸機為大都督請孫丞為司馬成都王既
害機兄弟收承付刺郵獄考掠千餘兩踝骨見終不自誣
獄吏知承烈士諫承曰二陸之痛誰不知枉召何不借身
乎承乃仰而歎曰吾亡不能濟死而相誣非吾徒也獄吏
作承服辭謀反狀成都乃不令夷承三族

劉世叔異苑曰潯陽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鎮于巴西為符
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上清道彪躬治達陌謂使者云煩
君語氏賊符堅何至取國士如此... 之曰貉子正欲覓
死殺之適足成其名耳及苦加... 食而字堅怒猶未
歇剖棺臨視彪歛運胖斷... 齒... 精暗明亮迴
盼矚堅乃厚加... 贈

劉向新序曰崔杼殺莊公申崩漁於... 入死其
御止之曰君之無道聞於天下不可... 也甲... 言我脫

子不早告我吾食亂君之食而死治君之事子免之子無死其御曰子有亂主猶死之我有治長宗子勿死至於門曰申蒯聞君死請入守門者以告是之曰內申蒯曰汝凝我乎吾與汝臂乃斷其臂以示其門者門者以示崔子崔子陳八列曰令人申蒯拔劍呼天三踊乃鬪殺七列未及崔子一列而死其御亦死之門外君之聞曰蒯可謂守節死義矣

又曰白公勝欲殺楚惠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勝拔劍而厲之矜屈盧曰子與我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盧曰詩有之曰莫莫葛藟肆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子殺子父而求福於盧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盼臨

死不恐爲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臣道其有可劫乎胡不推之曰公勝乃入其劍

又曰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爲王上子閭不肯劫以刃王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扶正王室從自庶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殺不予從也白公強之不可殺之

常璩華陽國志曰張飛攻破巴都獲將軍嚴顏謂曰大軍至何以不降敢逆戰乎顏對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曰牽去斫頭顏正色曰斫頭便斫何爲怒也飛義之引爲賓客

又曰章明字公儒繁人王皓字子離江夏人也明爲大中

大夫莽篡位歎曰不以一身事二主遂自殺皓為美陽令出莽歸蜀公孫述僭號高之使聘之皓乃自刎以頭付使者述慙怒誅其妻子

又曰李業字巨遊梓潼人少執志清白太守到城慕其名辟為功曹十命不詣咸怒欲殺之業徑詣獄咸釋之公孫述累徵聘不應述怒遣鴻臚尹融持菜酒逼業業笑曰名可成不可毀身可殺不可辱遂飲藥死述耻殺善士贈錢百萬子疊逃匿不受建武中察孝廉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九

人事部八十

貞女上

毛詩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十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冰思江之求矣不可方思又曰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又曰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一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也汎彼杯舟在

彼中河髡彼兩髦實唯我
死矣靡宅母也天只不凉
人只

禮記曰文伯之喪敬姜埽其

也吾以為將為賢人也吾亦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大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

穀梁傳曰宋災伯姬卒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柰何伯姬之舍矣失左右夫人少避火守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母不在不下堂遂逮於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義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

戰國策曰韓取聶正尸暴於是縣購之千金父之莫知誰子正沛聞之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弟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沒矣弟有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不無忍也乃抱尸而哭之曰此吾弟韓深井里聶正亦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聞之曰非獨聶正之能其沛者烈女也

史記曰寡婦清其先得舟穴而檀其利數世家亦不訾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犯秦皇帝以為貞婦矣而容之

衣宏後漢記曰初弘農主唐姬故會太守唐瑁女也王薨父欲嫁之不從及關中破為李儒所畧不敢自說也催

欲妻之姬弗聽尚書賈詡聞之以爲宜加爵號於是迎置於園拜爲弘農王妃

謝承後漢書曰曹節弟破石爲越騎杖尉越騎營五伯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伯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魚豢魏畧曰龐航外祖父爲人所殺其止于弱不能執毓母載車出與仇家相逢於府門外乃拔力下車手聽殺之州郡義其女人能如此縱而不問及毓長大節行又如此故令酒泉畫其母子儀像於廳壁而銘贊之

謝靈運晉書曰劉曜王弥人于京都焚香宮廟六宮幽辱愍懷太子妃拔刀距賊曰吾皇太子妃義不爲逆胡所汗遂見害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張茂祖起義討賊陳武一部用全中宗初鎮君爲掾屬中興累遷至太子左衛率出爲吳國內史爲沉文所殺茂妻陸氏散家財合義軍助國討文諸闕上書理茂忠節詔書褒歎追贈大僕卿

鄧縻昔紀曰前始興太守尹虞起兵於巴陵曰號監軍以討社鞮連戰稍勝遂進長沙爲弼所沒初敗略虞二女皆国色也將妻之女不肯曰我父二子石終不爲賊作婦有死而已及虞攻賊之殺之

又曰散騎常侍梁緯妻卒氏隴西人也劉曜欲妻之使人扶取因據地哭從者亦哭曜並殺之

又曰廣平太守崔諒表政毅執長崔希子休妻石氏年十

餘歲爲邦邑所宗既歸鄭氏爲九族可重休前妻女少孤父希臨終庶子流生是時漢末大亂希命棄之曰柰何使勇愛之至不存活乎寧割飢膚之恩以存碩援之食眷沉乃前女力不兼舉九年之中三不舉子

梁書曰王僧辨母貞敬大夫人夫人姓魏氏僧辨父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衆據東閩退保合肥澡胡西因妻以爲室生僧辨姓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辨下獄大人流淚徒行將謝罪世祖不與相見時真世惠子有能於世祖軍國大事多問焉夫人往請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隣之及僧辨免出夫人深見責勵辭色俱一云人之事君唯須忠烈非但保祐常世亦乃慶流子孫

及僧辨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誓夫人也

崔鴻前秦錄曰符登妻毛氏毛與之女也善騎射營壘既陷猶喜弓跨馬率壯士數百與姚萇交戰殺賊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萇所執毛有姿色萇將納之毛罵曰天子皇后安可爲賊羗所辱萇殺之

崔鴻前趙錄曰陝有婦人十九婆居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奪而嫁之此婦毀面自誓

崔鴻後涼錄曰建中將軍邊章太守呂憲妻符氏年十五有姿色憲率自殺

後京錄曰初呂紹之妻美人敦豐張氏年十四爲沙門

清辨有姿色呂隆見而悅之遣中書郎裴敏說之張氏善言理敏爲之屈隆親逼之張氏歛衽至法故投身遣門且一辱於人誓不毀節令逼如此豈非命也昇門樓自投於地二徑俱折曰誦佛經餓我卒

又曰呂超殺纂纂后楊氏及侍婢數人殞纂于城西超問楊氏王璽何在楊氏怒曰盡懷之矣楊氏國色也超將妻之謂父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言告楊氏楊氏曰大人本賣女與氏以圖富貴一之以甚可復使女辱于二氏一乎桓不能強自殺

後魏書曰經州真女仙氏許嫁彭老生爲妻弊聘既畢未成禮率行真叔君貧常自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以

曰爲子起與無如禮何不爲子起與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而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尊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文侯曰善太子繫前誦恭王之言而習之

又曰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史民皆來賀有一父衣鹿衣冠自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人盡來賀子獨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曰謹受

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立厚而慎不取君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說苑曰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舟之山東大燭無一言以教舟乎魏公子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首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子富不與貴期而貴而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謹受明教

說苑曰高上尊貴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知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

而公不顧婚姻孤負付囑爲全家之計非妾所能貴公也妾若至長安則公家一婢耳何用妾爲願得送送君之惠也慶不許其妻遂沐浴靚粧飲藥而死慶遂歸大唐爲宜州刺史

又曰元務光母者范陽靈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曰教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將慕容良往山東畧地良以務光爲記室及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薄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爲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弥固竟不屈節

又曰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

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妻子同謀殺于春舜時年七歲有妹祭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寄食親戚舜撫育二妹恩義甚篤而舜陰有復讎之心長忻殊不為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二妹曰我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是女干何用生為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墻而入手殺長忻夫妻以告父墓請縣請罪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歡特原其罪

又曰韓覬妻者洛陽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寔周太左輶于氏年十四適子覬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儉約宗黨敬之年十八顛從軍戰没于氏哀毀骨立慟

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持及晚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夜涕泣截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奪其志因養大之弟子隆為嗣身自撫育受同已生詞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後唯時或過寧至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音樂以此終身

又曰裴倫妻者河東郡氏女也少有風流大業末倫為渭源令屬飾舉之亂縣城為賊所陷倫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謂之曰我輩逢禍亂汝父已我死自不能全汝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將汝等同死如何其

于井其女及婦相斷而投之於井中

又曰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儻在文學傳家有素範于女皆遵禮度元楷嘗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動合禮義元楷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賊攻掠元楷遂以身免崔氏爲賊所拘賊請以爲妻崔氏謂賊曰我十六歲之幼女今日破亡目可即死遣爲賊婦終不能辟賊賊遂衣形體悉露縛於篋牀之上將凌辱詐之曰人力已屈當聽處分不敢相違請解縛賊遽釋之妻因着衣取賊佩刀倚樹而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鋸若欲覓死任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元楷後得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又曰鍾士雄母臨賀蔣氏女也士雄仕陳爲伏波將軍陳主以士雄領南前帥慮其反覆毋質蔣氏於都下及晉王平江南以士雄在嶺長欲以恩義致之遣蔣氏婦臨賀旣而同郡虞子茂鍾文華等作亂率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將應之蔣氏謂七雄曰我前在楊都備嘗卒若今逢聖化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烏得爲逆哉汝若禽獸其心皆得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於是遂止蔣氏復爲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不從尋爲官軍所敗上聞蔣氏甚異之封爲安樂縣君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三十九

趙畢吳越春秋曰子胥至無乞食至於栗陽栗陽有女子
澣紗瀨水之士笥中有少飯子胥遇見長跪而請之曰夫
人豈可乞一食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不嫁飯不可
得也子胥曰夫人賑窮者少飯有何嫌乎女知非恒人言
曰妾豈可迎人情乎卽發其簞以清其壺環長跪而與子
胥子胥去顧見女子自沉

孔演漢魏春秋曰龐清外祖父酒泉趙君安爲同縣李壽
所殺濟勇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相賀齊母娥自傷
讎不報乃推車袖見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近徐諸縣顏色
不變曰父讎已報請授戮祿福長尹嘉解叩綬縱娥亡不
肯去遂強載還會赦得免州郡莫不嗟嘆喜其烈義刊石

以表其間

張勃吳錄曰吳人郢也周王以下位班處官而妻其室次及伯嬴伯嬴者昭王之母也伯嬴刃曰公侯一國之儀表也有失則其邦危亂夫婦之禮人倫之始王教之端若君王棄儀表則無以臨民妾犯非禮則無以自存貪生受辱固不如死王乃止

和苞漢趙記曰今上殺晉散騎常侍梁諱召妻辛氏伏地大哭仰白今上曰妾聞女不再醮男以義烈聞妾夫已死理無獨生乞就辟有司地下以事舅姑且夫人再聘明公亦安周哉遂號哭不止上曰真婦也其任之亦自殺

又曰魯陽侯王廣字廣之為西揚州刺史晉末聚眾避世

為蠻楊芳扇動山夷圍廣城陷蠻因廣將詣芳廣女有美色芳引入甚有寵入經一旬王伺芳睡引刀斬芳芳驚起曰何故反也王罵曰蠻畜我欲誅反賊何等謂我反乎吾聞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逆無狀害人父母而復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與耳今死自無分不待汝殺我但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塞大耻亂氣猛厲色無變容乃自殺時年十五

劉義慶幽明錄曰武昌陽新縣北山上望夫石狀若人立者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携弱子餞送此山立望而死形化為石

列女傳曰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

門將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
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若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
穴謂子不信有如皎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
亦自殺

又曰安定陳仲妻者同郡張叔明之妹名芝字李張年十
四適仲基年而寡執節不嫁叔明從軍芝與二嫂沒賊恐
見侵掠而相謂曰婦人以不污身爲高不虧節爲美豈可
妾身待辱哉於是自刺二嫂旣死芝獨不死叔明言於將
軍耿弇耿弇以附馬負芝芝曰女子亡之餘奸將軍服乘
不可也身奇其言更以他馬負芝至營爲致醫藥因乃得
全群哀其閭九十壽終

又曰魏國曹文叔妻者同郡夏侯文寧之女字令女叔父
曰死無子喪畢斷髮自誓不二其後家欲嫁之又截兩耳
依文叔從兄爽爽後被誅文寧上書與曹絕婚復欲嫁之
乃割鼻其母謂曰曹氏夷滅也盡守此欲爲譙乎今汝曰
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尚欲
保終况今衰滅何忍棄之太傅曰司馬聞而嘉嘆聽乞子
爲曹氏後

又曰吳孫奇妻者廣陵范慎女名姬十八配奇一年而奇
亡慎以姬少寡無子起遷其家姬不肯歸迎者以父命迫
之姬遂操刀割耳乃鼻曰父迎我者不過以我年少色美
今已死矣行將焉之於是迎者空友

又曰丹陽華穆妻者下邳劉方之女字桃樹生一男而早
亡吳丁諱與知名之士家將嫁許焉桃樹聞之乃操刀
割耳其子又亡桃樹安身守正動不佻禮

又曰吳沉伯陽妻者願文宣之女字昭君早寡無嗣盡禮
供養其父陰許人姑聞知而哭昭君乃引刀剪髮割兩耳
以明其志

又曰吳許昇妻呂氏之女名榮升遊誕博戲不治操行榮
躬勤家業以養其姑勸升孝問未嘗不垂淚而言榮父疾
升呼榮欲改嫁之榮曰命之所遣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
後感悔尋師遂孝四年乃歸遂致名譽為州所避遇劫害
歲餘姑亡夫族多欲聘之誓不肯嫁後黃巾賊欲犯之榮

踰垣而走賊拔劍追榮曰從我則生不從立死榮曰義不
畏死而見虜辱也賊遂殺之

又曰河南貞義者樂羊子之妻羊子出學七年不歸鄰人
欲犯貞義而劫其姑責義操刀而出鄰人曰從者可不從
者殺汝姑貞義仰天而歎以刀刎頭而死太守以大夫葬
之號曰貞義

皇甫謐列女傳曰漢中趙嵩妻者同郡張氏之女也字禮
修遭賊嵩死君難禮脩以碧塗面亂髮禱病懷刀在身意
氣列決賊不迫也叔父矜其年少又世方喪亂欲更嫁禮
脩慷慨以死為誓

又曰丹陽羅靜者廣德羅動之女為同縣朱曠所婚禮未

戎力以疲疾喪沒鄰比... 疇獨冒經營尋復病亡靜感
其義遂誓不嫁與弟妹共居求者過十餘志無傾移有楊
祚者多將人衆自往納弊靜乃逃竄祚劫其弟妹靜懼為
祚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為妾父而死是以託身亡
者自誓不貳辛苦之人願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請守之
以死祚乃舍之靜守純固年六十餘卒

又曰蜀景奇妻者羅氏之女字重羅奇亡無嗣貢羅專心
供養父清以許同郡宰詩貢羅與父母書陳其情志歷年
不歸後青使詩曰州告縣發遣貢羅乃由徑道詣州自訴
言意慷慨請死不從州嘉而詩焉貢而恐詩於道路道
乃請吏兵自衛還家轉義終身

又曰健為相登妻者周氏之女名度適登一年而寡牢令
吳厚因人問度心執匪石引刀截髮縣長史復遣謀欲婢
度曰前已斷髮謂足表心何誤獲有斯言哉取功欲割鼻
左右救止表其問

又曰廣漢馮季宰妻者李氏之女名耳字進娥早寡無嗣
奉養繼姑及宰兄顯守心純固以義自訪珥母愍其姑若
陰有所許珥斷髮自誓遂乞養男女各一卒以有法鄉人
稱之

又曰廣漢王輔妻彭氏之也名方輔遊孝數年遂卒京
師迎喪葬訖也孝敬彌篤非叔八以許蘇孟非叩心泣
血訴情九族猶不見聽乃剪髮請廢乞給供養遂乞養子

靜居年踰七十而卒

又曰沛國劉長卿妻者周縣桓始春之女少有名於桓宗
嫁於劉氏生一男自王王五歲而長卿卒懼見誘嫁既不
歸寧兄弟時往防漸遠疑言不及外王年十五死其弟會
喪拔刀割耳明已不貳在喪側者無不敢傷宗婦謂之曰
家未有相嫁之計若其有也徐可因沛妹以喻意何貴處
輕身之甚耶荅曰昔我君五更卒爲儒宗尊爲帝師歷世
不替以忠孝顯以貞順稱是以懼忝諸姑或以我年未喪
又喪子卒迫之間非所能防豈可不豫見其意哉郡表其
鄉人號曰景行義桓

皇甫謐列女傳曰沛公孫去病妻者同郡戴元世之女既
嫁父而無子謂其夫曰妾不才得俸巾櫛歷年無前禮有
七出請願受訣以其夫不嫁復進曰福莫大於昌熾禍莫
大於絕嗣君不忍見遣當更廣室夫復不肯夫死服除父
母欲嫁之女遂操刀割鼻郡表其里

又曰梁夏文生妻者沛國劉景賓之女名娥生一女而寡
娥誓不再嫁父以配同郡衡氏逼迫入門娥謂衡氏曰妾
閨婦人不改嫁越義失節妾所不爲君可見遣衡氏曰相
取有媒禮何遣之有衡氏妻服未闋娥因數之曰君衰麻
在身犯禮納室雖頗之厚柰相鼠何妾必死不爲君妻相
留不知辱乎奮衣而出衡氏不敢強番父復以許臨睢倪
氏強扶上船娥陽不憂書於妻別乃以刀割耳鼻曰所以

不死者老姑在堂孤女尚幼故下執義終身

太平御覽卷第四百四十



